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會要卷十六

宋 徐天麟 撰

禮十 嘉禮

行幸

高帝六年冬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繫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十二月會諸矦于陳信迎謁因執之本紀下同

七年冬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二月自櫟陽從都長安

七年夏四月行如雒陽八年冬上擊韓信餘寇於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二月行自東垣至

八年春三月行如雒陽九月行自雒陽至

九年十二月行如雒陽二月行自雒陽至

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布十二年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家沛且朕自沛

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因請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上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以其為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廼并復豐比沛

文帝三年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幸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

屬親臨軒益樂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泰林光宮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留游太原十餘日七月上自太原至

十年冬行幸甘泉

後二年夏行幸雍棫陽宮

四年五月行幸雍

五年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並本紀

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兹

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故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張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胄之士不

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周亞夫傳

景帝中六年行幸雍郊五時

武帝元光二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六年六月行幸雍

元狩元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元鼎四年行幸雍祠五時自夏陽東幸汾陰立后土祠

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並本紀

六年天子親幸緱氏觀大人迹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至望幸矣郊祀志

元封元年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還祠黃帝於橋山逦歸甘泉春正月行幸緱

氏遂幸東海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行自泰山復東廵海上北至碣石廵自遼西歷北邊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周萬八千里云本紀及郊祀志

二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决河

四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遂幸河東祠后土幸中都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

五年冬行南廵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三月還至泰山增封赦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還幸甘泉郊泰時

六年冬行幸回中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祀上帝于明堂十二月禪高里祠后土東臨勃海望祠蓬萊

二年行幸河東祠后土

三年正月行東廵海上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禮石閭

四年行幸回中

天漢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

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夏四月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

太始二年行幸回中

三年春行幸甘泉宫饗外國客二月行幸東海獲赤鴈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户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四年春行幸泰山祀高祖于明堂因受計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門宫夏五月還幸建章宫大置酒赦天下

十二月行幸雍祠五時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正月還幸建章宫

二年夏行幸甘泉

三年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

四年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禪石閭夏六月還幸甘泉

後元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

二年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宮

宣帝神爵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五鳳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二年行幸雍祠五畤

三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甘露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二年十二月行幸萯陽宮屬玉觀

三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

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户之羣皆列觀蠻夷君

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

就邸置酒建章宫饗賜單于觀以珍寶

黄龍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元帝初元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四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鰥寡高年帛行所過無出租賦

五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永光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赦雲陽徒賜民爵一

級女子百戸牛酒高年帛行所過毋出租賦

四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上幸河東祠后土

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

建昭元年三月上幸雍祠五時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成帝永始二年冬十一月行幸雍祠五時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

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吏民如雲陽行所過毋出田租

元延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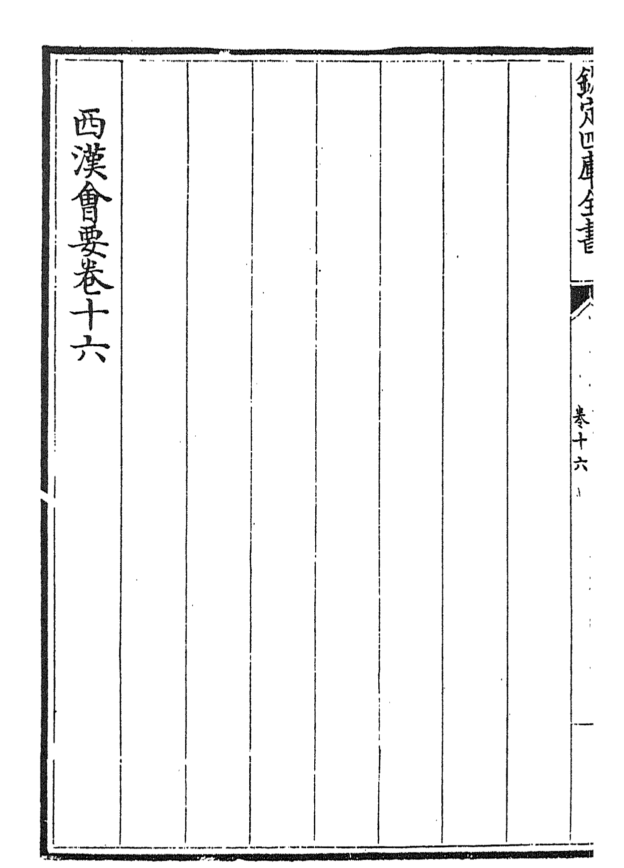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三年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綏和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並本紀



西漢會要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會要卷十七至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錄監生臣盧開鼎

西漢會要卷十七

宋 徐天麟 撰

禮十一 嘉禮

詔令章奏

制詔御史 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爲制度之命也

制詔丞相 宣帝制詔丞相封丙吉爲博陽侯 丙吉

制詔丞相御史 成帝封丙吉孫昌 哀帝改元見李尋傳

制詔丞相御史大夫左遷毋將隆見本傳

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文帝即位赦天下

制詔丞相大司空免孫寶爲庶人

高帝十一年求賢詔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本紀

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王尊傳

高帝下詔擊吴王有敢議詔及不如詔皆要斬吴王濞傳

宣帝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循吏傳

夏侯勝言武帝不宜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於是田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不道下獄夏侯勝傳

哀帝建平二年詔曰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本紀

文帝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匈奴傳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本紀

元狩六年四月立三王初大司馬臣去病眛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願因𠑽夏吉時定皇子位臣去病眛死再拜臣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眛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願定皇子位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方今𠑽夏吉時臣青

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位國名制曰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家皇子列侯不可以埀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

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矦王制曰家以列矦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云云今諸矦支子封至諸矦王而家皇子為列矦臣青翟臣湯等竊熟計之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矦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

立皇子臣閎等為諸矦王陛下固辭弗許臣青翟等竊與列矦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矦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某為某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

矦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三王世家）

御史中丞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百官表）

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師丹傳）

王嘉曰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本傳）

昌邑王淫亂霍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

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禄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大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云云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

臣射臣倉議皆曰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吿祠髙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霍光傳

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題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魏相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魏相傳

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藝文志

雜録

行簡侯不疑坐挾詔書論耐為司寇功臣表

武帝時公孫弘奏謹按詔書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儒林傳序

武帝每為淮南王報書常召司馬相如視草乃遣淮南王安傳

劉向曰今出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本傳

傅太后遺詔益封高安侯賢二千户丞相王嘉封還詔書王嘉傳

文帝時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莫不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賈山傳

宣帝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王吉傳

元帝罷朱崖詔匡衡云諸見罷朱崖詔書者人人自以為將見太平也匡衡傳

溫水侯安國坐上書為妖言會赦免王子侯表

新利侯偃坐上書謾免王子侯表

冠禮

孝惠五年皇帝冠本紀

孝昭元鳳四年加元服本紀臣天麟按後漢禮儀志注云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摛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禄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成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内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

孝宣五鳳元年正月皇太子冠皇太后賜丞相將軍列矦中二千石帛人百匹太夫人八十匹夫人六十匹又賜列矦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本紀

婚禮

宣帝時王吉上疏曰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王吉傳

五鳳二年八月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

嫁娶不得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徳乾餱以愆勿行苛政本紀

平帝元始三年詔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以禮娶親迎立軺併馬本紀服䖍曰軺立乘小車也併馬儷駕也

四年立皇后王氏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采太師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

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
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積以禮雜
卜筮大牢祠宗廟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大司
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禄大夫歆奉乘輿法駕
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豐歆授皇后璽紱登車稱警蹕
便時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
天下益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
三公以下至騶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

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王后傳）

故事聘皇后黄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王莽傳）

鄉射

高帝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習禮弦歌之音不絶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明大射鄉飲之禮（儒林傳序）

河間獻王修興雅樂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禮樂志）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

咸升降揖遜本傳

成帝鴻嘉二年行幸雲陽博士行飲酒禮本紀

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五行志

武帝時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張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

下其議吾邱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内抏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盗賊不

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内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

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吾丘壽王傳

賜酺

文帝初即位賜民酺五日本紀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

罰金四兩今詔橫賜令會聚飲食五日也

十六年得玉杯令天下大酺

景帝後元年夏大酺五日

武帝元光二年令民大酺五日

元朔三年城朔方大酺五日

太初二年祠后土令大酺五日

太始三年令天下大酺五日

昭帝元鳳四年令天下酺五日

宣帝五鳳三年大酺五日並本紀

賜姓氏更姓氏附

高祖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項伯傳

婁敬勸高祖都關中上曰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本傳

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王嘉傳

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食貨志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以休屠作金人祭天故因賜姓金氏云本贊

更姓氏

漢興濟北王田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元后傳

夏侯嬰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為孫氏夏侯嬰傳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氏焉周陽由傳

馬宮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本傳

京房本姓李推律自以為京氏本傳

車千秋本姓田氏為相年老上優之得乗小車入宫殿中故因號車丞相本傳

明德馬皇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武紀

灌夫父張孟為灌嬰舍人得幸薦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灌夫傳

衛青父鄭季與衛媪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故青冐姓衛氏衛青傳

周公後襃曾節矦公子寬甍矦相如嗣更姓公孫氏後更爲姬氏恩澤矦表

禁踰侈

漢初定與民無禁叙傳師古曰國家不設車旗衣服之禁

高祖八年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本紀

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爲吏食貨志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内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豈如今定經制使君君臣臣上下有差而後有所持循矣本傳

武帝天漢元年秋閉城門大搜本紀臣瓚曰漢帝年紀六月禁踰侈七月閉城門大搜索踰侈者也師古曰踰法度而奢侈者也

二年秋大搜本紀

元帝時貢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綺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犒復古化在於陛下天子納善其忠乃下召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

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本傳

成帝永始四年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叙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或廼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其申勅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隷校尉察不變者紀

哀帝即位下詔曰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諸矦王列矦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蓄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其議限列有司條奏諸王列矦得名田國中列矦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矦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諸矦王奴婢二百人列矦公主百人關內矦吏民三十人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賈人皆不得名田為吏犯者以律論諸名田蓄奴婢過品皆沒入縣官本紀

平帝元始三年王莽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本紀

西漢會要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會要卷十八

宋 徐天麟 撰

禮十二 賓禮

封先代後 先賢後附

殷後紹嘉侯

成帝綏和元年二月甲子封殷後孔子世吉適子孔何齊為殷紹嘉侯千六百七十戶 表本紀云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

吉為紹嘉侯後六月進爵為公地滿百里表本紀作三月

哀帝建平二年益戶九百三十二表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更為宋公本紀

周後承休侯

武帝元鼎四年詔封周後孽子嘉為周子南君三千戶表史記云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

元帝初元五年正月癸巳更封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表

成帝綏和元年進爵為公地滿百里表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改為鄭公本紀

周公後褒魯侯

平帝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本紀表云公子寬以周公世魯頃公元孫之元孫奉周祀侯一千戶十一月侯相如嗣

孔子後褒成侯

平帝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

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本紀表云以孔子世褒成烈君霸曾孫奉孔子祀侯

二千戸

樂毅後華成君

高帝十年詔求樂毅有後乎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

華成君本紀

成帝時梅福上書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存五帝之後

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

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戸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

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

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灾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

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
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初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
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
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
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絶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為王者
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絶之罪
者絶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
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絶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

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絶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絶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梅福傳

先代冢墓

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絶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本紀

禮十三軍禮

親征

漢五年十二月圍羽垓下劉項戰爭本末具高紀不詳録

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

利幾反上自擊破之

七年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邱臣王黃共立故趙後趙利為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使樊噲留定代地

八年冬上擊韓信餘寇於東垣

十年代相國陳豨反上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

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為矣問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募豨將豨將多降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
十一年七月淮南王布反召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缶
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廵邊陲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馬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

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讋焉並本紀

勞軍

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栁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

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栁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張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迺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

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周亞夫傳

田獵

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道曰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兎伐狐臣竊悼之願少衰射獵賈山傳

賈誼上疏曰夫射獵之娱與安危之機孰急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蓄兎翫細娱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本傳

武帝召見司馬相如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扎相如以子虚虚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藉此三人為辭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司馬相如傳

武帝建元三年南獵長楊東方朔傳

司馬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壄獸相如因上䟽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

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橜之變況乎涉豐草騁邱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絫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相如傳

元鼎中天子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

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食貨志

元帝永光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本傳

永光五年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本紀

成帝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萯陽宮

賜從官紀

其十二月羽獵揚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宫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賔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鳯凰巢其木黄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

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黄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太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揚雄傳上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莬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揚雄傳下

兵祭

高祖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黃帝戰於阪泉定天下蚩尤㡿兵故祠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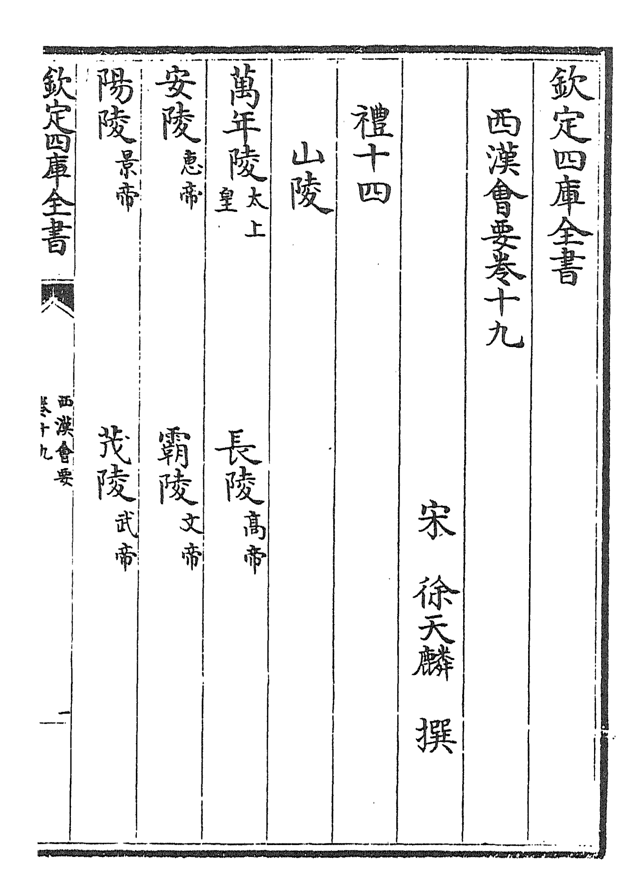
人之貪者好五而釁鼓本紀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為釁

天下已定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郊祀志

武帝為伐南越告禱於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泰一鋒旗李奇曰牡荆作幡柄也如淳曰牡荆荆之無子者皆絜齋之道晉灼曰牡節間不相當也月暈刻之為券以畏病者天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也旁三星三公也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泰一鋒旗師古曰李晉二說是也以牡荆為幡竿而畫幡為日月龍及星

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郊祀志

西漢會要卷十八



西漢會要卷十九

宋 徐天麟 撰

禮十四

山陵

長陵 高帝

萬年陵 太上皇

霸陵 文帝

安陵 惠帝

茂陵 武帝

陽陵 景帝

平陵 昭帝　杜陵 宣帝

渭陵 元帝　延陵 成帝

義陵 哀帝　康陵 平帝

小黄 昭靈后　南陵 文帝母薄太后元始中罷為縣

雲陵 昭帝母趙太后元始中罷為縣

雜録

孝文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 本贊

東園匠令丞主作陵内器物 百官表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地理志

孝景五年作陽陵邑本紀

孝武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本紀

元帝即位貢禹奏言武帝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

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
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
唯陛下深察古道諸園陵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
數百誠可哀憐也貢禹傳
永光四年分諸陵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
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
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
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别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

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揺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本紀

陳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内侯將

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從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内郡國民萬年自詭

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𦚎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藏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埶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乃下詔罷昌陵陳湯傳

孝成永始元年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

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
殿門内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
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
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揺之心本紀
二年詔曰前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為萬歲
居奏請營作建置郭邑妄為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歛繇
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匱
竭常侍閎前為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

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處朕以長言下閎章公卿議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閎典主省大費民以康寧閎前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其賜長爵關内侯食邑千户閎五百户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海内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燉煌郡本紀

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劉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

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謹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

以徳為効故常戦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盖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意悽愴悲懐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

於橋山堯葬濟陰邱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邱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

溺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葢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閒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吴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吕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

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莊襄五王皆大作邱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感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

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灾内離牧童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宫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宫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宫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莊公刻飾宗廟多築

臺囿後嗣再絶春秋剌馬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絶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髙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惛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説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説愚夫淫侈之人又何

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聦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壟説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雖陛下上覧明聖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

能從其計劉向傳

成帝永始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本紀張晏曰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也

元朔二年孔臧坐為太常南陵橋壞衣冠道絶免百官表

六年周平為太常坐不繕園陵免百官表

元狩五年丞相李蔡坐侵賣園陵道壖地自殺功臣表

綏和二年王況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免外戚表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鮑宣傳

寢園

太上皇寢園 永光五年毀 建昭五年復 竟寧元年毀 河平元年復

高祖皇帝寢園

孝惠皇帝寢園 永光五年毀 竟寧元年復

孝文皇帝寢園

孝景皇帝寢園

孝武皇帝寢園

孝昭皇帝寢園

孝宣皇帝寢園

孝元皇帝寢園

孝成皇帝寢園

孝哀皇帝寢園

孝平皇帝寢園

昭靈后寢園 永光四年罷 竟寧元年罷 建昭五年復

武哀王寢園 永光四年罷 竟寧元年罷 建昭五年復

昭哀后寢園 永光四年罷 竟寧元年罷 建昭五年復

孝文太后寢園 建昭元年罷 竟寧元年三月復 五月罷 平帝元始中罷南陵

孝昭太后寢園 建昭元年罷 竟寧元年六月復 五月罷 平帝元始中罷雲陵

衛思后園 永光四年罷 建昭五年復

戾園 永光四年罷 建昭五年復

戾后園 永光四年罷

皇曽祖悼孝廟園 平帝元始中毀奉明園

孝宣許皇后南園 父戴侯同

薄太后父靈文侯園

薄太后母靈文夫人園
竇皇后父安成侯園
孝景王皇后父共侯園
孝景王皇后母平原君園
趙倢伃父順成侯園
史皇孫王夫人父思成侯園
霍皇后父博陸侯園
孝宣王皇后父共侯園

共皇帝寢園哀帝建平二年立

雜録

奉常屬官有諸廟寢園令長丞百官表

寢郎馮參

園郎班穉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金敞傳

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韋玄成傳詳見廟祭

丞相以四時行園張湯傳

人有盜孝文園瘞錢丞相嚴青翟自殺張湯傳

任宮坐為太常人盜茂陵園中物免百官表

武帝建元六年二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董仲舒曰哀公三年桓釐宫災四月亳社火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災同五行志

西漢會要卷十九

西漢會要卷二十

宋　徐天麟　撰

禮十五 凶禮

服制

孝文遺詔曰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絶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

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

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纎七日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本紀

孝宣地節四年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収斂送終盡其子道本紀

名京師本傳

結以倚廬揚雄傳注云行服三年也漢律不為親行三年喪不得選舉

服舍江都易王傳師古曰倚廬堊室之次也

喪葬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于未央宮丁未發喪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已下棺也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本紀

惠帝即位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本紀服虔曰斥上壙上也

文帝至霸陵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

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張釋之傳

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即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内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葬霸陵本紀

武帝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許昌御史大夫嚴青翟坐喪事不辦免田蚡傳

元帝時貢禹奏言武帝時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道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諸園陵女亡子者

宜悉遣獨杜陵宫人數百誠可哀憐也貢禹傳

元帝崩有司言乘輿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成紀

哀帝建平二年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榖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祔葬之禮自周興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遂葬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本紀

平帝元始五年崩于未央宫大赦天下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歳宜以禮斂加元服奏可葬康陵本紀

孝景中二年令諸王薨大鴻臚奏謚誄策列侯薨大行奏謚誄策王薨遣光禄大夫弔襚祠賵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本紀

雜録

楚元王夫人薨賜塋（師古曰謂為界域）

霍去病薨上悼之發屬國元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本傳）

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李廣傳）

張安世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賜塋杜東（本傳）

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大中大夫任宣與侍御

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塚上賜金畫棺以朱砂塗之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而又雕畫玉衣珠璧以棺至尊無以加臣請沒入財物縣官本傳

楊王孫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新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近醫

業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臝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臝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椁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臝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

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寘寘亡形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椁支體絡朿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椁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尭之葬也窾木為匵葛藟為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

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也祁侯曰善遂臝葬

恤死事

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以喪歸（灌夫傳）

漢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歛轉送其家（本紀）

八年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櫝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

祠以少牢長吏視葬本紀

文帝十四年缾侯孫單以父卬北地都尉力戰死事子侯功臣表

景帝中二年封故楚趙傅相前死事者四人子皆為列侯本紀

武帝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百官表

西漢會要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會要卷二十一

宋 徐天麟 撰

樂上

樂舞

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太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

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
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
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
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
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
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
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寛備其簫
筦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徳文始五行之舞孝文

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大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

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徳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氐皆因秦舊事焉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泰一於甘泉就

乾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吕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其餘廵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

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於後嗣猶得有所祖述昔殷周之雅頌迺上本有娀姜原卨稷始生玄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大任大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明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

均又不協於鍾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曅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濶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

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曅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絶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況于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于以風示海内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黄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

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淳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

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兹加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柎員二人給感德主調篪員二人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

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一人可罷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繩弦工員六人四人可罷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縵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

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馬酒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

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禮樂志

高祖過沛詩三矦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隷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恊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

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泰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皡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為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

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雅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樂書

雜録

太常屬官有大樂令丞百官表

宫商角徵羽職在大樂律歷志

武帝策董仲舒曰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

王已没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云云仲舒對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鐘鼓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不為政久矣然而雅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

韶也董仲舒傳

孌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瑟自此起郊祀志

宣帝本始四年詔樂府減樂人本紀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王褒傳）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本紀）

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銅圜以擿鼓（擿將益反）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史

冊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陳惠李微皆黃門鼓吹於是上嘿然而笑史冊傳

平帝元始元年放鄭聲五年召天下通知鐘律者紀本

西漢會要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會要卷二十二

宋 徐天麟 撰

樂下

樂章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詩曰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宫廷芬樹羽林雲

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旄翠旌

七始華始肅倡和聲神來宴娭庶幾是聽粥粥音送細齊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備成清思眑眑經緯冥冥我定歷數人告其心敕身齊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轃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𢟍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臣承德行樂交逆簫勺羣慝肅為濟哉蓋定燕國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
豐草葽女羅施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
雷震震電燿燿明德鄉治本約治本約澤弘大加被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

都荔遂芳窅窊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玄四龍回
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隨世我署文章桂華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美
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綽永福美芳
磑磑即即師象山則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
來致福兼臨是愛終無兵革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德之臧建
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
民之則
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
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名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
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
郊祀歌十九章其詩曰

練時日侯有望爇膋蕭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斿垂惠恩
鴻祐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
左蒼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
慶陰陰相放怭震澹心靈既坐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
牲繭栗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青黃徧觀此
眺瑤堂衆嫭並綽奇麗顏如荼兆逐靡被華文廁霧縠
曳阿錫佩珠玉俠嘉夜茝蘭芳澹容與獻嘉觴
練時日一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數以五海内安寧興文匽武后土富媪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黄

帝臨二

青陽開動根荄以遂膏潤并愛跂行畢逮霆聲發榮壏處頃聽枯槀復產乃成厥命衆庶熙熙施及夭胎羣生噍噍惟春之祺

青陽三

朱明威長専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詘敷華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廸嘗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

朱明四

西顥沆碭秋氣肅殺含秀垂穎續舊不廢姦偽不萌祅孽伏息隅辟越遠四貉咸服既畏兹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正心翊翊

西顥五

玄冥陵陰蟄蟲蓋藏屮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斂之時掩收嘉穀

玄冥六

惟泰元尊媪神蕃釐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不肸飾嘉籩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鐘鼓竽笙

雲舞翔翔招揺靈旗九夷賓將

惟泰元七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

天地並況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恭承禋祀緼豫為紛黼繡周張承神至尊千童羅舞成八溢合好効歡虞泰一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竽瑟會軒朱璆磬金鼓靈其有喜百官濟濟各敬厥事盛牲實俎進聞膏神

奄留臨須搖長麗前挾光燿明寒暑不忒况皇章展詩
應律鋗玉鳴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造兹
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鶤神夕奄虞蓋孔享

天地八

丞相匡衡奏罷黼繡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
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吾知
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訾黄其何不徠下

日出入九

太一况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為友

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摇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

天馬十

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

天門開詄蕩蕩穆並騁以臨饗光夜燭德信著靈寖平而鴻長生豫大朱涂廣夷石為堂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揺若永望星留俞塞隕光照紫幄珠熉黃幡比翄回集貳雙飛常羊月穆穆以金波日華燿以宣明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神裴回若留放殣冀親以肆章函蒙祉福常若期寂漻上天知厥時泛泛滇滇從高斿殷勤此

路臚所求佻正嘉吉弘以昌休嘉砰隐溢四方專精厲

意逝九閡紛紜六幕浮大海

天門十一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象載昭庭日親以察叅侔開闔爰

推本紀汾脽出鼎皇祐元始五音六律依韋饗昭雜變

並會雅聲遠姚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風生殷

殷鐘石羽籥鳴河龍供鯉醇犧牲百末旨酒布蘭生泰

尊柘漿析朝酲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

穰復正直往甯馮蠵切和疏寫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

穰豐年四時榮

景星十二

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十三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効異披圖案諜玄氣之精回

復此都蔓蔓日茂芝成靈華

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物發冀州兆蒙祉福沇沇四塞假狄合處經營萬億咸遂厥宇

皇后十四

華爗爗固靈根神之斿過天門車千乘敦昆侖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縱縱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揄臨壇宇九疑賓夔龍舞神安坐鶖吉時共翊翊合所思神嘉虞申貳觴福滂洋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横泰河莽若雲

增陽波徧臚驩騰天歌

華爗爗十五

五神相包四鄰土地廣揚浮雲抏嘉壇椒蘭芳璧玉精垂華光益億年美始興交於神若有承廣宣延咸畢觴靈輿位偃寋驤卉汩臚析奚遺淫淥澤洼然歸

五神十六

朝隴首覽西垠雷電尞獲白麟爰五止顯黃德圖匈虐熏鬻殛闢流離抑不詳賔百僚山河饗掩回轅鬗長馳

騰雨師洒路陂流星隕感惟風籋歸雲撫懷心

朝隴首十七

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

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赤鴈集六紛員殊翁雜

五采文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

象載瑜十八

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

赤蛟綏黃華蓋露夜零晝晻濭百君禮六龍位勺椒漿

靈已醉靈已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靈殷殷爛揚光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澤汪濊輯萬國靈禗禗象輿轙票然逝旗逶蛇禮樂成靈將歸託玄德長無衰

赤蛟十九

角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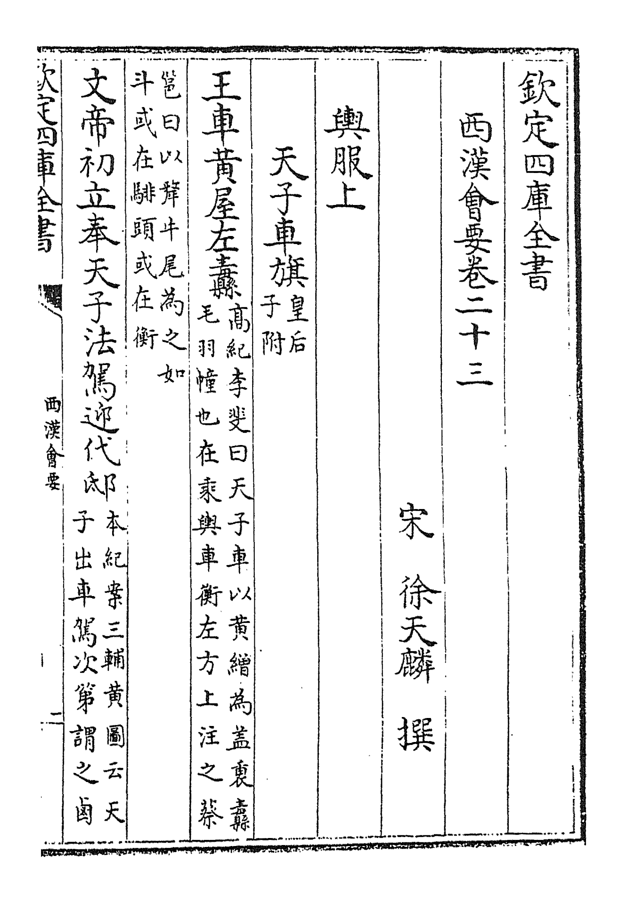
武帝元封三年作角抵戲本紀文穎曰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伎樂也師古曰抵當也

六年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本紀

孝武之世開玉門通西域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賓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徒浪反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西域傳賛晋灼曰都盧國名也李竒曰都盧輕體善縁者也碭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巴俞之人所謂賨人也勁鋭善舞本從髙祖定三秦有功髙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黄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炫燿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

元帝初元四年罷角抵戲本紀刑法志云用貢禹議

西漢會要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會要卷二十三

宋 徐天麟 撰

輿服上

天子車旗皇后子附

王車黃屋左纛高紀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

文帝初立奉天子法駕迎代邸本紀案三輔黃圖云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

簿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垂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備千乘萬騎出長安出祠天於甘泉備之百官有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法駕京兆尹奉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宣帝初立太僕以軨獵車奉迎曾孫宣紀文穎曰軨獵小車前有曲輿不衣也李奇曰蘭輿輕車也師古曰時未備天子車駕故且取其輕便耳

乘輿副車霍光傳

輜車張良傳上雖疾彊載輜車卧而護之

鸞旗在前屬車在後賈捐之傳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

於道而先行

屬車間豹尾中揚雄傳服䖍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垂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

屬車之清塵應劭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漢依秦制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師古曰屬者言相連續而不絶也塵謂行而起塵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見司馬相如傳

甘泉法從揚雄傳注云從法駕也

翠鳳之駕揚雄傳師古曰天子乘車為鳳形而飾以翠羽也

千乘霆亂萬騎屈橋揚雄傳

乘鏤象六玉虯張揖曰鏤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鏤其車駱六玉虯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虯龍子有角曰虯 拖蜺旌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為旌有似虹蜺之氣也 靡雲旗畫熊虎為旒於旗似雲氣 前皮軒後道游皮軒之上以赤皮為重蓋天子將出道車五乘游車九乘言皮軒最居前而道游次皮軒之後司馬相如傳

乘輿乃登夫鳳凰兮翳華芝師古曰鳳凰者車以鳳凰為飾也翳蔽者以華芝為蔽也 駟蒼螭兮六素虯四六駕數也螭似龍一名螻 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屯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揚雄傳方並也

張燿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梢與旓同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鍾建五旗揚雄傳漢舊儀云皇帝車駕建五旗蓋謂五色之旗也以木牛承旗下取其負重致遠

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立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旃同上

舉洪頤植靈旗同上洪頤旗名也

建翠華之旗司馬相如傳師古曰以翠羽為旗上葆也

羽葆韓延壽傳

皇太后御小馬車霍光傳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廄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

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林下乘之故號果下馬

緑車金日磾傳晉灼曰漢注緑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

太僕掌輿馬屬官有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伏儼曰主乘輿路車又主九小車軨今之小馬曲輿也

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並百官表

高宛制侯丙猜曾孫信坐出入屬車間免功臣表天子出入行陳列屬車而軋至其間

先驅旄頭

旌旗鼓車旄頭先驅燕王旦傳師古曰凡此皆天子之制又東方朔傳應劭云旄頭以羽林為之髪正向上而長衣繡衣在乘輿前

先驅旄頭劒挺墮墜梁丘賀傳師古曰先驅導駕者若今之武侯隊矣

先驅光禄大夫張猛薛廣德傳胡公漢官云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

奉車

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百官表

夏侯嬰為太僕轉為滕令常奉車本傳

霍光為奉車都尉出則奉車本傳

杜延年久典朝政出即奉駕本傳

散騎騎並乘輿車百官表師古曰騎而散從亡常職也應劭漢官曰前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散騎並乘輿車猷可替否

輦郎劉向傳十二為輦郎

參乘

陳平亡楚來降漢王使參乘紀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為名義耳

周緤以舍人從高祖常為參乘傳

文帝自代來令宋昌驂乘紀

文帝朝東宮趙談驂乘爰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獨奈何與刀鋸餘人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盎傳

張釋之為謁者僕射文帝召驂乘徐行問秦之敝具以質言傳

衛綰為中郎將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驂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綰曰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

召君君不肯來何也縮傳師古曰言以此時識之

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内嚴憚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馬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傳

金日磾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出則驂乘傳

警趕

出稱警入言趕文三王傳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趕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趕漢儀

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

出稱蹕入言警韓安國傳師古曰蹕止行人也警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備此儀而今云出稱蹕入言警者互舉之耳

文帝拜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廼當之罰金釋之曰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本傳

廐馬

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大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槖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百官表臣天麟按漢舊儀云天子六廐未央承華騊駼騎馬路軨大廐馬皆萬匹三輔黃圖都廐天子車

馬所在中廄皇后車馬所在

漢初天子不能具醇駟食貨志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元帝初元元年詔太僕減穀食馬

二年罷黄門乘輿狗馬

五年詔乘輿秣馬毋乏正事而已

成帝建始二年減乘輿廄馬紀傳本

雜録

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獻賈捐之傳

武帝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本紀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遭刑屯田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作天馬之歌本紀

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為歌樂書

金日磾輸黃門養馬牽馬過殿下馬又肥好拜為馬監本傳

上官桀遷未央廄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忠外戚傳

元帝時貢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廄馬百餘匹方今廄馬食粟將萬匹今民大飢而廄馬食粟

苦其大肥氣感怒至乃日步作之願減損乘輿服御廐馬可亡過數十匹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貢禹傳

百官車

漢初將相或乘牛車食貨志

景帝中六年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本紀臣天麟按後漢志云景帝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轓得銅五朱軛有吉陽筩中二千石以右騑二千石以上皂布盖千石以上乘

馬車赤畫杠其餘皆青云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本傳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駟

吴楚誅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高五王贊

黄霸為頴川太守賜車蓋持高一丈别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傳

杜延年為御史大夫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賜安車駟馬罷就第本傳師古曰坐乘之車也臣天麟按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

熊軾皂蓋倚鹿較者畫立鹿於車之前兩轓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為伏熊之形也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廣德東歸沛以為榮垂其

安車傳子孫本傳

武帝使使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申公傳師古曰以蒲裹輪取其安也

田千秋為相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出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本傳

武帝閒杖年老廼以安車蒲輪召乘傳

平帝元始二年王莽奏車服制度紀

雜録

輜車張良傳師古曰衣車

廣柳車季布傳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廣柳車鄭氏曰作大柳衣車若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隆穹也晉灼曰周禮說衣翣柳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此為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晉鄭二說是也隆穹所謂車弇者耳非此之謂也

軺車百乘牛車千兩貨殖傳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雋不疑傳

蔡義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為義買犢車令乘之本傳

東平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王尊為相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王尊傳

楊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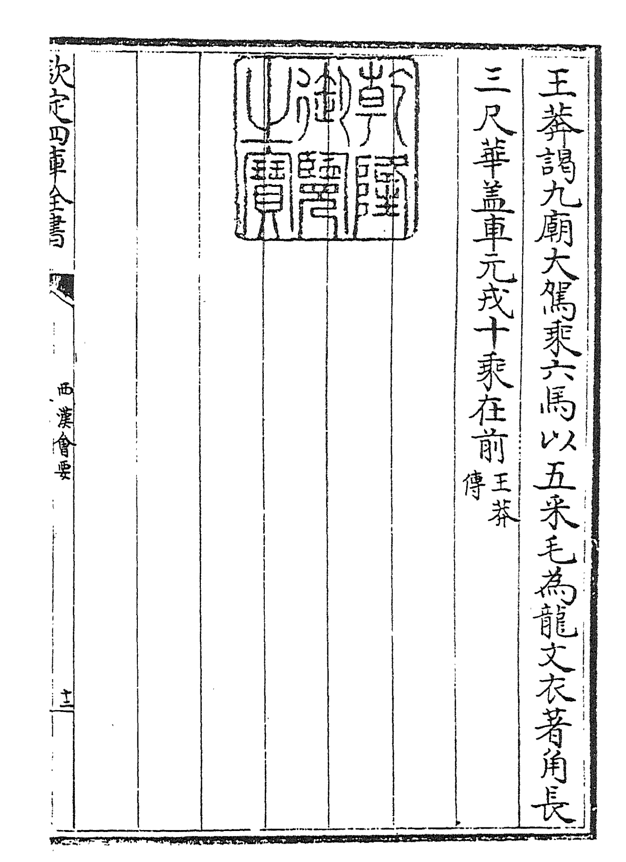
韓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黄紈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蕭望之劾延壽上僭不道本傳

哀帝召龔勝為諫大夫勝薦龔舍寗壽侯嘉有詔皆召勝曰竊見國家聘賢巫常為駕駟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為駕

韋元成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內侯元成自傷貶黜父爵作詩自劾責曰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婧彼車服黜此附庸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惟肅是履本傳

鮑宣為豫州牧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為衆所非宣坐免鮑宣傳

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劉向傳



王莽謁九廟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為龍文衣著角長三尺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王莽傳

西漢會要卷二十三